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孔 小 瑰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孔小瑜/孔小瑜绘.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102-06236-5

I. ①中… II. ①孔…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近现代
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1 ②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3569号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孔小瑜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http://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 包志会 张雪梅

总体设计 李文昭

责任校对 黄薇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3年2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8 印张: 27

印数: 0001-1300册

ISBN 978-7-102-06236-5

定价: 3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孔小瑜

(1899—1984)

目 录

孔小瑜画集序	陆俨少	1
记孔小瑜先生	唐云	2
孔小瑜其人其画	王伯敏	3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传神以形尤长博古	孔伯容 孔仲起	5
百事如意 1931年 138cm×69cm		13
大地皆春 1931年 146cm×79cm		14
驯马图 1933年 149cm×79cm		15
抱琴访友图 1935年 107cm×19cm		16
博古 1936年 150cm×81cm		17
岁朝清供 1929年 106cm×54cm		18
寿同金石 1938年 136cm×34cm		19
岁寒清供 1940年 170cm×47cm		20
杜鹃博古 1941年 151cm×80cm		21
双犬博古牡丹图 1941年 57cm×19cm		22
曲径通清幽 1942年 111cm×49cm		23
富贵寿考 1942年 124cm×59cm		24
五瑞图 1943年 101cm×34cm		25
观音造像 1943年 106cm×46cm		26
五子登科博古牡丹图 1944年 87cm×37cm		27
五子登科 1944年 70cm×40cm		28
四季平安 1945年 149cm×81cm		29
博古四条屏 1945年 92cm×34cm×4		30
岁朝清供 136cm×69cm 1941年		32
山村夕照 136cm×69cm 1941年		33
三羊开泰 122cm×63cm 1946年		34
花中之王 40年代末 105cm×52cm		35

博古条屏 (邓散木题) 40年代 69cm×27cm×2		36
岁朝清供 1946年 76cm×35cm		37
细肋胡羊卧苑莎 1946年 106cm×48cm		38
松巅参禅 1946年 83cm×39cm		39
玉堂富贵 1947年 147cm×80cm		40
春郊试马 1948年 102cm×40cm		41
富贵根基 1948年 106cm×48cm		42
书斋清供 1948年 100cm×33cm		43
乐寿图 1948年 136cm×68cm		44
四季博古 1949年 148cm×81cm		45
一角深闺绿树遮 1949年 49cm×103cm		46
清供图 99.5cm×34cm 1938年		48
秋色秋声 83cm×37cm 50年代		49
荷燕 (孔仲起诗堂) 50年代 201cm×80cm		50
双蝶虎耳 50年代 50.5cm×23.5cm		51
富贵耄耋 1951年 137cm×68cm		52
新生 50年代 30cm×35cm		53
书斋精品 1954年 59cm×120cm		54
四季瓜果 1956年 133cm×66cm		56
葡萄白鸽 1956年 62cm×40cm		57
墨荷 1957年 92cm×27cm		58
人物肖像 1957年 90cm×40cm		59
双艳雅趣 1957年 82cm×27cm		60
秋色秋声 1957年 97cm×34cm		61
紫藤绶带 1957年 130cm×67cm		62
猫戏蚕蛾 1957年 31cm×35cm		63
华佗采药图 1958年 139cm×69cm		64
春蚕 1958年 31cm×35cm		65

养 雏 图	1959年	106cm×59cm	66
浴后八哥	1959年	97cm×49cm	67
群雏戏蝶	1959年	135cm×34.5cm	68
兰亭移来	1959年	37.5cm×70cm	69
黄梅雨里戏清波	1961年	68cm×33cm	70
万古长青	1961年	177cm×95cm	71
瓜棚生趣	1961年	101cm×34cm	72
岁 朝 图	1962年	177cm×95cm	73
翠鸟觅鱼	1962年	68cm×34cm	74
鸳鸯戏水	1962年	58cm×107cm	75
蕉影双鹅	1962年	35cm×46cm	76
采 蜜	1962年	26.5cm×34.5cm	77
丹凤朝阳	1963年	139cm×70cm	78
荷塘情趣	1963年	70cm×35cm	79
留 福 图	1963年	137cm×68cm	80
牛 群	1963年	66.5cm×43cm	81
牡丹山雉	1965年	118cm×57cm	82
太守问耕图	60年代	114cm×66cm	83
富贵白头	60年代	100cm×40cm	84
寒塘情趣	60年代	90.5cm×48.5cm	85
水 牛	60年代	56cm×34cm	86
马 蹄 莲	60年代	68cm×27cm	87
鹤 寿 图	60年代	179cm×79cm	88
合 家 福	60年代	177cm×95cm	89
五色牡丹 (陆俨少题)	60年代	60cm×119cm	90
万紫千红百鸟鸣	60年代	187cm×460cm	92
小 熊 猫	70年代	33cm×19cm	94
雀跃寒梅	70年代	35cm×70cm	95
白孔雀牡丹	70年代	139cm×70cm	96
雏鸡戏虫	70年代	32cm×35.5cm	97
雨后八哥	70年代	68cm×35cm	98
池塘情趣	70年代	32cm×45cm	99
双 鲤 图	70年代	69cm×34.5cm	100
雏 乐 图	70年代	33cm×43.5cm	101
兰草水仙	70年代	69cm×34cm	102
专 注	70年代	24cm×31cm	103
牛	70年代	69cm×35cm	104
鸳 鸯	70年代	34cm×38cm	105
马	70年代	69cm×34cm	106
燕 子	70年代	69cm×34cm	107
八 哥	70年代	69cm×34cm	108
乌 龟	70年代	34cm×38cm	109
金 鱼	70年代	38cm×34cm	110
红 鲤 鱼	70年代	38cm×34cm	111
松 鼠	70年代	69cm×34cm	112
蟾 蛭	70年代	23cm×38cm	113
秋 声	70年代	71cm×34cm	114
金猴摘桃	70年代	83cm×34cm	115
金鱼嬉乐	70年代	83cm×50cm	116
雏鸡争食	70年代	23cm×34cm	117
凤 荷	70年代	69.5cm×34.5cm	118
好奇的小猫	70年代	27cm×34cm	119
鱼 乐 图 (孔伯容诗堂)	70年代	68cm×64cm	120
报 喜	70年代	37.5cm×31.5cm	121
孔雀牡丹	70年代	67cm×43cm	122
水 牛	70年代	36cm×36cm	123

画眉葡萄	70年代	109cm×40cm	124
王冕画意	70年代	33.5cm×104cm	125
游笔戏水	70年代	49cm×70cm	126
七色牡丹	1971年	104cm×46.5cm	127
儿媳生肖图	1971年	91cm×45cm	128
雪 梅	1971年	101cm×47cm	129
梧桐八哥	1971年	69.5cm×34.5cm	130
嬉 乐 图	1971年	67cm×34cm	131
荷塘生趣	1972年	66cm×33cm	132
风荷飞燕	1972年	140cm×34cm	133
博古小品	1972年	68cm×30cm	134
孔雀牡丹	1972年	138cm×68cm	135
梅兰竹菊四条屏		128cm×29cm×4	136
石砚博古图	1972年	138cm×69cm	138
红梅雪景	1972年	46.5cm×100cm	139
双 鹤 图	1972年	100cm×55cm	140
小 博 古	1972年	34cm×44cm	141
快马加鞭	1973年	34cm×67cm	142
玉兰鹩哥	1974年	68cm×34cm	143
凝 视	1974年	29cm×35cm	144
蜂 猴 图	1975年	69cm×34cm	145
辰 龙	1976年	35cm×25cm	146
洛阳春深	1975年	68cm×34cm	147
凌波仙子	1976年	85.5cm×39cm	148
春牛戏水	1976年	69cm×30cm	149
博古香远	1976年	100cm×46cm	150
八哥沐浴	1976年	82cm×25cm	151
四季水墨花鸟四条屏	1976年	114cm×34cm×4	152

八哥双蝶	1976年		154
春回大地	1978年	139cm×69cm	155
松鼠葡萄	1978年	84cm×47cm	156
百花争艳	1978年	177cm×94cm	157
荷池情趣	1978年		158
双燕两鹂	1978年	70cm×42.5cm	159
醉 月 图 (沙孟海题)	1978年	45cm×39cm	160
小 博 古	1978年	35cm×46cm	161
探 视	1978年	83cm×34cm	162
富贵鼎盛	1978年	134cm×69cm	163
松梅灵芝	1978年	47cm×82.5cm	164
送 炭 翁	1978年	96cm×44.5cm	166
博 古	1979年	138cm×68cm	167
蟹 菊 图	1979年	66.5cm×38.5cm	168
慈 爱	1979年	119cm×59cm	169
猫蝶富贵	1979年	60cm×48cm	170
呼 雉 图	1979年	102cm×42cm	171
岁寒清供	1979年	91.5cm×48.5cm	172
山君母子图	1979年	119cm×60cm	173
春郊放牧	1979年	97cm×180cm	174
菊花北瓜	1979年	73cm×50cm	176
春风杨柳	1980年	69cm×34cm	177
水墨牡丹	1980年	68cm×34.5cm	178
雄鸡一唱	1980年	69cm×35cm	179
仙子凌波王者香	1980年	70cm×34.5cm	180
凤荷鱼嬉图	1980年	66cm×34.5cm	181
墨牡丹小鸡	1981年	69cm×34cm	182
芦 雁	1981年	87cm×48cm	183

八哥梳羽图 1981年 69cm×45.5cm.....184
松鼠图 1981年 178cm×84cm.....185
家乡杨梅甜 1982年 63cm×34cm.....186
鸟嬉图 1982年 34cm×25cm.....187
三羊 1983年 34cm×34cm.....188
松鼠葡萄(绝笔) 1983年 34cm×34cm.....189
博古 扇面 1945年190
芸窗清供 扇面 40年代190
四季花卉博古 扇面 1946年191
四季花卉博古 扇面 1946年191
猴子摘桃 扇面 1947年192
书斋清供 扇面 1949年192

荷塘翠鸟 扇面 1949年193
牵牛花 扇面 50年代193
桃花流水鳜鱼肥 扇面 60年代194
果蔬图 扇面 丙戌 1946年194
春暖 扇面 1938年195
狩猎图 扇面 1939年195
白粉熊猫 扇面196
白粉书法 扇面 1947年196
子固茶山书法对联 60年代 73cm×9cm×2197
孔小瑜常用印章198
孔小瑜艺术年表200

孔小瑜画集序

陆俨少

自上海开辟商埠，四方才识之士，怀一艺者，辐辏竞集，尤以邑庙豫园等处，自近一二百年来，吴昌硕、任伯年、虚谷等诸家，论交结社于此，为海内倡，画道号称中兴。50年代初，予移居上海，得与诸画家接触，商讨艺事，过从甚密，亦因之结识孔小瑜先生。小瑜世居邑庙，自其父祖，累代丹青，承其先人绪余，家学渊源，故能外不求师，得臻于成。海内名宿如王一亭、郑午昌、高邕之、钱瘦铁、柳渔笙、唐云辈，乐与之交，为艺益进，凡所研习，皆斐然可观，尤擅写三代鼎彝卣鬲之属，一经寓目，默记在心，随手勾出，不劳参取模拟实物，而锈蚀斑斓，形制奇古，号为“博古”尤非他人所能及。又及鱼虫鸟兽，人物仕女，色色精能，不仅取誉士林，即劳动人民，亦无不喜爱之。1955年，予受聘安徽，约小瑜同往，后予以事牵，遂不果往，而小瑜乃定居合肥，任职安徽艺术学校，展其所学，诸如博古、花卉、翎毛、人物，随与俱西，而流风广被，两淮画人，后生晚进，受其沾溉，皆有成就。其为人禀性和平，心无崖岸城郭，随人进退，少置可否，宽容怡悦，故人亦乐与之交。年事既高，饮酒作画，至老不衰，片纸寸缣，人争宝之。

先生1899年生，1984年卒，其哲嗣伯容、仲起能世其家学，有声于时。

记孔小瑜先生

唐 云

孔小瑜大兄，笃诚勤朴，讷讷如古君子，在沪50年，绝无市井气，天资过人，精于默记物形，并发掘其神态，有像不拘像，无情尽有情，转益多师，镂月裁云，作品夥颐，不胫而走，艳不伤雅，通俗还从脱俗来，掬晨霞冶作胭脂红，溶兰叶为翡翠绿，黄金绎玉，气象不凡，乍看无奇，久观不厌，秀出一帜，不容他人混淆。年逾50，毅然赴皖，执教于安徽艺术学校，桃李满园，以天葩传薪火，固不仅以画成名也。

予与大兄交熟50年，尤忆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生计艰难，与兄朝则共砚，夜则促膝，或讽《离骚》，或赏名迹，心电交流，绝无拘束，彼此以冬梅秋菊相勉，共期经霜愈傲，不染污泥也。

十载沉思，人妖颠倒，兄既蒙冤，复以予为念，谓予一度中风，不肯戒酒，嬉笑怒骂，率真不知韬晦，恐遭大难。即至前年，兄自知不起，易箦之时，犹呼予名，出于肺腑，知交零落，岁月催之，音容在心，人已隔世，忆及往事，能不泣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予虽不文，不足以序兄作，而情动于中，岂可无言，漫述数语付之，以证雪泥鸿爪云尔。

孔小瑜其人其画

王伯敏

读孔小瑜的画，犹如见到孔瑜翁，因为他的绘画，正如他的为人。瑜翁造诣、功力深厚。他的成就，概括言之，择其要者有四：

一、人正直，性宽和

论者品艺，向以道德文章并提。瑜翁生平，陆俨少评其“稟性和平”，“心无崖岸城郭”。有人称他“糊涂长者”，赠其号曰“菩萨”，皆极言其为人善良，宽容怡悦，随人进退，少置可否，所以他的老友唐云撰文，称他“讷讷如古君子”。中青年时，他除了顾及一家十口的温饱外，把精力全置于艺术研究上。平日不善社交，几与人无争，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分心少，所学专，意趣集中，成效就大。曾见李方膺书对，下一联云：“为入学艺本相关”，正是此谓。

二、勤且恒，学到老

盖叫天请黄宾老在他的寿域题“学到老”三字，实则这三字也可以赠给瑜翁。少年时的瑜翁，家计艰难，勤学不辍，中岁遇事多端，仍然坚持不懈；及至大耄，更是笔无暂暇，手不释卷。他学传统，更师造化，他学古，也学今，对于国外美术，潜心纵览，取其所长。学文习艺，勤力一时半会儿并不难，天天勤，月月勤，年年勤，坚持一辈子就非易了。瑜翁没有辜负青春，而且珍惜晚年。他常常说：“寸金不如寸光阴的可贵，寸金之失，无非失去身外之物，光阴之失，便是失去生命。”古今中外，凡在艺术上、科学上取得成就者，没有不惜光阴，没有不具学到老的精神。据说瑜翁一生积稿盈万，摞叠起来，可达等身之高。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仅参加国内外展出及公家收藏的绘画作品，初步统计有千余幅。一幅画之成，有的可以一挥即就，有的非以日月计不可。瑜翁画了那么多的作品，如果不是精勤不懈，十分珍惜光阴，就无法达到这样的数量和这样的成就。他的勤且恒，使他老而弥笃，并使他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三、观入微，记择要

画者应目识心记。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搜妙创真”。“搜妙”之时，也是目识心记之时。生活中的事物是多样的，有时甚至是杂乱无章的，画家记写，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取舍，要有概括，有所加强，有所减弱。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论画山水云：“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因

此，就要求画家去“取之精粹”，否则如何使人“巧夺天工”。瑜翁自谓年轻时“看人得其神，看山取其势，看花掇其姿”。他的这种观察态度，及至老年都如此。在不能用纸笔速写时，他就默记。瑜翁还曾说：“默记可以训练。记一点，画一点，愈记愈多，愈画愈熟练。任伯年做学徒时就开始默记，他要求自己记到闭目如见对象在目前。”根据瑜翁的经验，他是看了记，记了画，画了想，想了再画。瑜翁默记、默写水平之高，向为他的同辈们所钦服。他对形象的记忆，竟不受年事的影响。到了晚年，他在生活上更加健忘，然而对绘画形象的记忆力，一点也不衰退。据一位画家回忆，说有一次下乡，“随先生去李白桃花潭体验生活，见先生终日扶杖徘徊于山水林木间，归来即山花野鸟、泉石疏林于腕下。”瑜翁的默记，记对象的要緊处，也记人们不注意的微妙处。他常常对朋友们说：“人家都说画家游山玩水，赏月看花，其乐无穷，其实，画家辛苦极了。观察时要费神，琢磨时又要费神。默记时，眼要盯着，心要记着，思路要开着。试想想，这还不辛苦吗？”为了艺术创造，为了给社会增添财富，瑜翁就这样辛苦了一辈子。

四、精妙造，臻于巧

瑜翁的画，它的妙处不在奇，更不在怪，而是绚烂之极归乎平淡。

瑜翁家学渊源，早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无所不精。尤长博古，自成一格。晚年常画牡丹、紫藤、月季和蔬果，鸟兽则画松鼠、八哥、鸡、鹤及马，皆秀逸清新，令人悦目赏心。

瑜翁的画，雅俗共赏，故蜚声画坛。对任伯年一路，亦多心印。他的《双鹤图》、《雪中送炭》等作，虽本任氏，但有新意。所画《太白醉酒》，颇得神韵。瑜翁平常多工整之作，亦善逸笔草草，曾见其写水墨玉兰和芙蓉，笔致纵放，既巧又妙。有一幅《紫藤双蝶图》，以水墨为基调，唯藤花点加紫赭与嫩黄。当日挥写这幅作品时，翁正酣酒，放笔为藤条，长毫飞舞，如书狂草，直令在座者连连叫绝。又画《菏泽春酣》，这是一幅四尺中堂，画牡丹数十朵，有红色、白色、绿色和墨色。而以黑白为主，间以红绿，所以显得特别雅致。加之花旁配以淡毫石壁，更衬出群芳的灿烂。尤其这幅画的章法，无一处落套，几组主要的牡丹花，皆置于画边，画的中部反留出一大块空白，如此构图，以虚求实，使全局显得格外玲珑多趣。牡丹之作，一般画家都喜求其艳。清人汪涛论画，说“徐渭之画牡丹求其冷，八大山人之画牡丹求其野”。而如前述，瑜翁之画牡丹却是求其清。数十年来，我常见近人画牡丹，如瑜翁此图，似乎未有出其右者。

瑜翁一门四代皆画家，时人咸称“书画世家”。翁早岁识王一亭，又曾与高邕之、朱文侯、马企周、郑午昌、钱瘦铁及唐云等相互切磋，过从甚密。30年代，与张大千合作《醒狮图》。1945年，翁在上海中华文艺书画院和行余书画社任教时，与柳滨等从事国画创新运动。当时对用墨用色，积极进行研讨，并印发论文，在画界产生一定影响。日本讲谈社近年出版的《东洋的美术》，也在这些方面提到了瑜翁，并加赞许。1955年翁到安徽，一直在省艺术学校任教，培养了不少后起之秀。1984年，翁年86岁，与世长辞。美术界因失去这样一位绘画前辈，无不深为痛惜。今幸画集出版，既告慰艺林同仁，又有益于文明建设，是故拜读之余，欣然为之跋。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传神以形尤长博古

孔伯容 孔仲起

先父孔小瑜，原名孔宪英，祖籍山东曲阜，1899年11月生于浙江慈溪庄桥孔家村的一户绘画世家。他从事中国画活动六十余年，以花鸟、博古饮誉画坛半个世纪。1955年后，他在安徽艺术学校从教历30年，并兼任安徽省书画院副院长、省人大代表。1984年2月在合肥谢世。

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辟商埠，工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畸形繁荣，各地商贾和有才有识之士纷至沓来。先曾祖孔杏荪，年轻时曾为清末武官，去职后在家乡做沙船营生，海运往来于宁波、上海之间。随后，就定居于黄浦江边的小南门外董家渡，改行开铺子，经营南北炒货之类。曾祖业余雅爱书画，喜作芦雁。先祖父孔子瑜未曾接受经商祖业而酷爱绘画，爱作花卉，尤其专注于博古、兰草的描写，将古物的造型或拓片的效果与生机勃勃的花草配合得自然逼真，逐渐得到画坛重视。后因家业经营不善，日益零落，干脆以卖画为生，终于成了专业画家。祖父性好交游，座上酒友墨客常满，谈古说今、论诗评画之声回旋堂屋。先父孔小瑜自幼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

二

先父自幼喜欢东涂西抹，能比画成形或剪纸成马成虎，得到家人及亲友的鼓励。于是他习画更勤，常踞于高凳上观父作画，每每半日无倦意。放学的路上，也是喜欢东张西望，寻觅好看的物体记在心里，回到家中默写一番。画像了，自我欣赏不已；画得不像，下次再去观察一遍。这样，未至弱冠，已能画出像样的小幅小品，偶尔能分担些祖父的书画应酬。

然而祖父的意思是想重振家业，不想让儿子专以卖画为生，遂通过亲友为其谋得报关行职员的美差。当时父亲才17岁。从此，他经常得到出差各地的机会，近则南京、宁波，远及九江、汉口，接触到广阔的天地，吸取了生活中各类形象。在上海，他最喜欢在下班的路上转一下市场、店铺，如当时的老城隍庙、大世界、棋盘界、五马路、河南路等。他经常徘徊在古董店的橱窗前，驻足于小摊小店或卖艺场。欣赏之余，默

默记下各种可视形象，如鼎、卣、敦、彝、鬲或汉陶、宋瓷、唐三彩，尤对钧、哥、磁州等名窑备极精研。此外，还包括菜市鲜鱼、街头耍猴、茶楼鸣鸟、深巷吠犬，及至隔篱观察跑马厅骏马奔驰等等。一次，他出差途经农村，见到一头水牛，于是习惯性地停下脚步，仔细观察它的动态及揣摩其骨架特征。他这种专注的神情，引起了旁边一位农民的好奇，跑过来向这位“书呆子”喊道：“先生，这是牛，不是马！”这事不由使人想起清代盛大士的《溪山卧游录》中所言“米之颠、倪之迂、黄之痴，此乃画家真性情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这样，他看了记，记了画，画了想，想了再画。愈记愈多，愈画愈熟，如此反复。他虽无师承亦未进科班，但凭着强记默写和家庭熏陶，早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基础，磨炼出非凡的写生能力。父亲20岁前，尚属业余作画。20岁那年，有一天，祖父与好友王一亭在家把酒叙谈。席间王一亭谈及小瑜深得家学，欣然动议，愿为他代开润笔单，向笺扇店推荐。从此，父亲开始了漫长的专业画家生活。31岁那年，祖父过早去世，所有客户，全部转入他的名下。当时，他除了家传的博古花卉之外，还多了任伯年派的人物、鸟、兽、虫、鱼的画路。是年，父亲经朋友介绍同纱厂青年女工郑湘宁结婚，母亲虽然缺少文化，却是个经得起艰难困苦的治家能手，是不善事务的父亲的贤内助。

三

1930年以后，家中生活重担主要由父亲的一支笔挑起，偏偏在两三年内，他的长兄和5个弟妹连连早逝，因办丧事，连最后的一片店铺也盘了抵债。为了维持合家生计，他经常熬夜，通宵作画。为了求得作品的销路，他经常寄居在富商豪门家中，或与一些画友结伴，在旅社包下房间合伙作画，以便于和客商接触。由于经常有机会和金石书画及其他艺术界人士互相切磋，艺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旧时代，靠卖画谋生的画家，大都要取悦顾客，以至悖于画理，然而，先父却不愿这样。他为弥补文理修养的不足，注重接触绘画界前辈高手，参加各种学术性社交活动。他读书机会虽少，却能经常翻阅浏览，请教真谛，择其要旨。他作画虽多受赞扬，但仍虚心求教，精益求精，且尽量不落世俗，宁肯多画“雪中送炭”，不愿多接“天官赐福”的重金之求。

40年代前后，先父经常出入城隍庙书画善会、宛半山房等画人组织，同当时在上海南市一带的画家俞寄凡、马企周、汪仲山、蒋通夫、高邕之、朱文侯、周敬庵以及唐云、钱瘦铁、江寒汀、白蕉、郑午昌等过从甚密。1932年一次画人聚会，他和熊松泉、张大千合作《醒狮图》，聊寄忧国之心，熊作大狮，孔加小狮，张配景。1945年，他在上海中华文艺书画学院初执教鞭。翌年，行余书画社创立，又被聘为国画教师。是时，与柳渔笙、郑午昌、张聿光、熊松泉、吴青霞等9人组织九九消寒会，从事新国画运动，对国画如何运用色彩、明暗、透视等方面进行研究。

先父30岁以后着力于对任伯年画风的研究。他四处寻访真迹，欣赏揣摩。有时从海上名家吴昌硕、王一亭、朱梦庐、程瑶笙等人的作品中，间接得到熏陶和启示。最使他折服的是任伯年的写生能力，任氏当年在笺扇庄默记客户形象绘制肖像的故事，使他深为叹服，并暗暗立志要成为任伯年以后的第一人。一次他与友人同去参观展览，在一幅任伯年作品前流连忘返。第二天，友人来访，见到同样作品悬挂壁上，唯墨迹未干，不胜惊讶。由于他刻苦练就强记默写的本领，表现题材从三代青铜器到各代陶瓷器，从花鸟、虫鱼到人物走兽，以至山水画、风俗画、肖像画等等，均达到笔俱形成，形必极貌，栩栩如生的地步，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画坛有了相当的影响。当时上海有过这样的传颂：张（善孖）虎、熊（松泉）狮、沈（一斋）凤凰，瓶鼈罐头孔小瑜。

抗日战争时期，时局的动荡，日寇的掠夺，给上海市面带来不景气。1938年，在英租界爱多亚路外滩的住房被大火吞没，先父领一家6口仓卒逃出，幸免于难，但家私损失殆尽，尤为可惜的是文房四宝和印章书画之类。嗣后，辗转移回小南门外故宅。那里是沦陷区，到处瓦砾废墟，满目疮痍，了无生气。父亲迫于生活，只好长期寄居租界上有钱人家，但收入甚微。这一段是他从精神到创作的消沉时期。

四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父亲的博古画创作，无论内容或技巧，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目前文物单位所收藏或散存在民间的博古佳作，大部分出于这段时间。

这时的上海，再次出现畸形的繁荣，对书画的需求量也随之大增。先父在这段时间内，大量制作了四尺、五尺、六尺的博古中堂，内容有铜器、瓷器、玉石等摆件加上四季花卉。如《岁朝图》、《四季平安》、《百事如意》、《玉堂富贵》等。同时也画了许多春、夏、秋、冬的四季屏条。一次，一位书画经纪人把先父介绍给做五金材料生意的荣氏兄弟。兄弟俩都想得到家父的精品，于是就轮番接踵，登门求画，并在背后相互探听：你若要去一幅精品，我更要求胜过一筹。就这样不断竞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二人都成了先父的好朋友。单为这两兄弟，就画了中堂十来幅之多，内容一张比一张精彩，真是百花争妍，金玉交辉。上海有一位开钱庄的画癖，慕名求先父画几堂博古条屏。这位老先生不计代价，只求上品。他先是把先父请到他家，然后提出对作品具体的要求。他说：“只要能把我的想法表现在画中，价格任你开出。”先父看他诚恳热情，欣然应允下来。其中一堂四季博古屏条，就是按老先生要求，并在三天两头登门督画的情况下，经过反复地艺术构思和技法推敲完成的佳作。他的具体要求是：在春、夏、秋、冬四条屏中每条要有一件青铜器，一只小的动物，一尊佛像，一件小的玩意儿和果品等。此外，还要把他家四口的生肖——龙、蛇、羊、鼠都画到画里去。这在博古画中确实是少有的事。然而，这些都没有难倒父亲。他既不临时去找道具或照片，也不去找素材或速写，就凭着胸中的记忆，不到一个月，就把上述各种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并达到了工整雅丽、通俗而脱俗的妙境。可以说，这是一次默记默写的出色考验！为了说明父亲观察生活之微、处理手法之巧，这里不妨对这堂屏条做点具体介绍：夏景作佛堂布置，上挂风灯，铜器及红木座造型优美，小白鼠使画面生意盎然，配有鸡血印章。秋景《鸟歌鱼乐》，上端一鸟笼，同夏景风灯起平衡作用。鸟笼结构虽然常见，但仅靠记忆将其细部结构描绘得惟妙惟肖，则不容易。其他如春景里蚕桑篓子，冬景里的叫哥哥瓷罐，也都表现得精巧逼真。至于生肖之描写，尤其龙、蛇在博古画中更难表现，但家父巧妙地将其以水晶鱼缸及果盆浮雕来表现，使之与整个画面协调，而羊作为玉雕饰件配于冬景，也颇自然。这四幅作品已刊入安徽美术出版社的《孔小瑜画选》。

战后几年，家庭生活开始有了改善。迁入城隍庙光启路新居后，添置了一些家具，改变了家徒四壁的状况。但是，由于子女迅速增多，近10口之家仍靠父亲一根笔杆支撑，当然无力多购文房四宝、书刊画集，至于平常喜欢描绘的古玩摆件之类更是无力购置。记得有这样两件事：一是常有九华堂、锦荣堂、五云堂等笺扇店伙计，借经办父亲书画之便，经常送点名烟名酒之类，顺便要父亲外加小品，以便换钱捞取外快，有的干脆开门见山，说道：“孔先生，随便画两笔，我好去换钞票。”父亲随和，均予满足。这时尽管日子还算宽裕，他还是把所有收入都向家母和盘托出，然后再由家母给他几个车钱，或少得可怜的零用钱。可临出门，每每又被我等顽皮兄弟拦在门口，要他丢下“买路钱”，往往弄得父亲囊内空空，他只好以步当车。到了解放前夕，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人心惶惶，无人买画，致使家中生活再度拮据。为了卖画方便，父亲又寄居在著名针灸医师陆瘦燕家里。陆酷爱家父作品，一面给父亲医治肩痛痼疾，一面请父亲创作精品。这对

我家经济补充和生活安定起了很大作用，也是父亲艺术创作活动未遭中断的原因。

五

1950年初，父亲与画家李冷然一起去香港谋生，寄居在一个纱厂主的家里。在香港，情况还是不好，多半是靠朋友帮忙，少量能卖掉一些。卖画所得寄到上海，家里也是不够开支。1951年夏，父亲回到了上海家中，生活虽然拮据，但他被解放后蒸蒸日上的社会新气象感染，精神生活还是愉快的。他一方面从事檀香扇扇面画的创作，内容基本上是五色牡丹，供出口部门需要，另一方面他还在努力探索艺术创作的新路。1952年至1953年期间，父亲经常和唐云、钱瘦铁、若瓢和尚等一起，在闸北吉祥寺进行创作活动，并得到上海市领导的关怀。1952年和钱瘦铁先生合作的《送公粮图》，就是由陈毅市长题的款。在此期间，他还精心地创作了骑在马背上翘首远望的毛主席肖像。

1954年春天，父亲与唐云、吴青霞、周怀民、杨石朗、张充仁等同游苏州灵岩山，受到当家和尚妙真法师的热情接待。回沪后又为佛教书局作《西方三圣图》，庄严地刻画了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此画广泛流传于全国名山大寺和东南亚各地，30多年来辗转翻印，深受欢迎。同年，和唐云合作为《印光法师传》画了数十帧插图，家父画人物，唐云配景，文字传记由沈尹默、邓散木、王福庵、马公愚、白蕉等书写，备受佛教界重视。在吴湖帆先生六十寿纪念集上，他又应嘱画吴氏俪影，由湖帆自配景。这些都是解放初期父亲在人物画与肖像画方面的创作活动。同时父亲还担任了邑庙区书画界社会活动的召集人，市里的白蕉先生常来我家联络工作，配合默契。父亲同更多的书画界同仁交往切磋，如汪声远、俞寄凡、商笙伯、李昌硕等。由于当时用心于新国画的创研探索，包括如何注入西画的因素，还有意和张聿光、张充仁等人交往。记得雕塑家张充仁和画家张聿光先生常来我家，家父总是虚心请教，从而增添许多西画知识。1955年冬，安徽省文化局派人到上海聘请画家去合肥参加安徽的文化建设，原准备同去的有国画家陆俨少、宋文治、徐子鹤等，后陆、宋因故未能成行。来安徽后，徐安排在博物馆，家父任教于省艺术学校。

父亲只身离开繁华的上海，参加了安徽艺术学校在合肥郊外九里沟的初建和教学活动。从此，他得到了较优裕的固定工资，使远在上海的一家大小的生活得以稳定下来，而自己的艺术才能也得到了社会重用。他深感党的恩情，遂以赤诚之心，把数十年艺术经验奉献给安徽的教育事业。在教学中，父亲没有那种大城市的世俗偏见，尤其对于几名憨厚的“穷小子”特别怜爱，生活上给他们照顾，教学上经常“开小灶”，每当学生上门求教，总是来者不拒。个别学生深知家父熬夜的习惯，晚上常陪伴左右，竟至深夜，从而学到较多东西。父亲教学每每伴随创作活动，亲授面教，当场示范。他虽理论不多，但能谆谆诱导学生，注意观察，强记默写。他30年心血造就的学子遍及全国各地。有的学生在家父过世后仍经常来故居灵前致礼，有的还特制镜框，并在照片上书写“永远怀念孔老师”供奉于灵台上。还有位颇有成就的学生，每遇得意之作，总不忘盖上“小瑜门下”的押角章。总之，满园桃李不负辛勤的园丁，家父泉下有知亦足矣。

1959年，家母携身边尚未成年的4个子女迁来合肥。从此，家庭生活安定，父亲心情舒畅，加之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创作激情大增。他利用教学之余，创作了大量不同体裁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展览。如1962年和肖龙士、童雪鸿、光元鲲联合举办的画展，当时的省委领导李葆华、李凡夫等同志颇有兴趣地参观了展览，并大加赞扬。十年动乱后，他虽已垂垂耄年，然老而弥坚，精神焕发。在文艺界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里，仍不甘落后，于80年代初期举办了他最后一次个人画展。展后，家父还说：“画展缺少新作品，没有办好，以后要补充一些重办。”谁料，82岁后病魔夺走了他最后冲刺的机会。

父亲晚年作品大都欣欣向荣，喜气洋洋，生气蓬勃。他曾对记者说：“我在旧社会和张大千、熊松泉画《醒狮图》，而今睡狮已跃然醒来，怎不令人激情满怀，创作不已！”于是，一幅又一幅牡丹、菊花、松鼠、八哥、鲤鱼、熊猫、山羊、水牛……跃然于纸上。晚年限于精力，殊少作博古图，偶有作品，则以大鼎为主扼要表现，但意境却有发展，如《百花争艳》、《国运鼎盛》，均寄托了他对祖国热爱的情怀。1981年冬，他又创作了《春郊放牧图》，奔腾的群马，千姿百态，象征了中华民族在新长征路上腾飞的精神，也象征着画家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六

纵观先父的艺术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各点：观察生活，细致入微；画路开阔，表现面广；强记默写，传神以形。他的作品偏向写实，用笔清新雅丽，虽通俗而又能脱俗，具有浓厚的写生特点。同时，他作画态度认真，力求结构严正，一笔不苟，曾五易其稿。

以前，常听有人评论家父的画“秀气得好像年轻人作品”，这里可能包含一定的道理。因为，家父的长处是描绘的对象结构严正、细致入微，但有时又过于强调这些，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约束了笔墨技巧的尽情发挥。因此，其晚年作品，力求洒脱、奔放，兴来时也能笔间恣纵。家父一生，精勤不懈，积稿盈万，而直至不能动笔时，思想上还总是念念不忘追求探索，很少对自己作品感到满意。在教育子弟和评论作品时，他一方面叮咛运用传统技法，正确表达物象结构，另一方面对于后辈作品中有大胆探索、尝试新法者，总是给予充分鼓励。由此可见先父一生对国画事业发展的一贯主张。

当代美术史学家王伯敏在跋《孔小瑜画集》时评道：“瑜翁的画，它的妙处不在奇，更不在怪，而是绚烂之极归乎平淡……他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无所不精。尤长博古，自成一格。晚年常画牡丹、紫藤、月季和蔬果。鸟兽则画松鼠、八哥、鸡、鹤及马，皆秀逸新，令人悦目赏心。瑜翁的画，雅俗共赏，故蜚声画坛。对任伯年一路，亦多心印……瑜翁平常多工整之作，亦善逸笔草草，曾见其写水墨玉兰和芙蓉，笔致纵放，既巧又妙。”还有人评论：“海上画派，任伯年以后能达到‘无美不收’的艺术表现力，鲜有其人。如果说仅瑜翁一人也不过分，其最大的诀窍即‘强记默写’。”

父亲82岁那年，有感于祖国大好形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虽然衰老，然壮心不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党的艺术事业多做贡献！

七

先父为人敦厚至诚，谦虚宽和，平易近人。亦有“一世糊涂”的赠号！

记得幼时父亲常教育我们：“吃亏就是便宜”，“多做点好事，好心有好报”，“上下三等人都要一视同仁”，“知足长乐”等等。虽然这些说教难免带有旧社会的印记，但却表露了他善良、敦厚和平等待人的品质。

谈到他“一世糊涂”，的确不乏其例：首先是对生活事物的记忆和处理能力较差。8个孩子的读书、工作、前途，他几乎没有过问，全凭母亲安排。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好不容易配给的香烟，刚到手就频频向人敬烟，不几天就断了“粮草”，只得唉声叹气。但到了下月分配时，他又依然如故。还有，母亲好不容易给他做了件貂皮领大衣，刚穿上身就罔然不知去向。原来是他披在身上逛市场，大概是热了，不知不觉地被人拿走。“文革”初期被批斗后回家，他照常喝酒，未见有什么忧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难怪他的朋友